

● 历史学

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隰都说商讨^{*}

方 酉 生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方酉生(1934-),男,浙江建德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考古系教授,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史研究。

[摘 要]《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隰(器)都说辑补》一文认为,小双桥遗址是仲 隰都,下此结论,为时尚早。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仲 所迁的隰都,应当是在郑州商城。

[关键词] 小双桥遗址;白家庄遗址;白家庄期;郑州商城;仲 隰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 01-0110-04

郑州小双桥遗址从 1990 年调查被发现和经过 1990 1995 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1](第 242 页)^[2],陈旭先生先后发表 4 篇文章,一再论证小双桥遗址即为仲丁所迁的隰都^[3]。在此基础上,最近,邹衡先生又发表了《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隰(器)都说辑补》^[4]一文,认为陈文“证据确凿,有较强的说服力。……是解决了商代历史上又一重大问题,令人兴奋鼓舞”。这个评价的分量,可谓不低。似乎小双桥遗址是仲丁所迁隰都的问题已经真正彻底搞清楚,目前已经到下结论的时候了。但笔者阅读了邹衡先生的文章之后,觉得该文似乎并未能在陈旭先生论文的基础上,发表新意,提出新的有力证据。也就是说,邹文只是在重复陈旭先生的意见而已。笔者认为,目前,无论是从文献记载所提供的文字资料,还是从田野考古方面所提供的实物资料来说,要认定小双桥遗址为仲丁所迁的隰都,皆为时过早^[5]。这里,笔者就邹衡先生在《辑补》一文所提出的五点意见,约略作点商讨。

一、小双桥遗址的规模问题

关于小双桥遗址的规模,起初,在《郑州小双桥遗址的调查与试掘》^[1](第 242 页)一文中,公布该遗址的面积为 15 万平方米,以后,在《1995 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6]一文中,又提出该址的面积为 144 万平方米。邹衡先生说:“小双桥遗址分布的面积约 144 万平方米,稍小于偃师商城,在全国发现的诸早商遗址中居于第三位。”事实上,偃师商城作为商汤的都城西亳,自汤至大戊,经历 10 王,至少有 100 余年,这才形成总面积为 190 万平方米面积的规模。而小双桥遗

址,正如陈、邹二先生所认同,作为仲丁所迁的隰都,仅居二王,不到一代,其发展时间仅有不足 20 年或 2 30 年,怎么可能在这么短促的时间里扩展至 144 万平方米这么大面积的规模呢?可见,在发展时间与空间规模上,矛盾是十分明显的。因此,有理由提出疑问,小双桥遗址究竟是否真的为仲丁所迁之隰都?事实上,陈旭先生在《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的年代和性质》^[7]一文中,也曾经明确地表示过,小双桥遗址有 15 万平方米的面积,本来就是合理的。她说:“至于它(笔者按:指小双桥遗址)的规模是否与商代王都规格相称?笔者认为,隰都的规模不能与亳都和殷墟的规模相比,因为亳、殷两都皆居王多,历史年代长久,且其时又正是商王朝政局稳定,国家处于最强盛的时期,其都的规模自然要大。而仲丁自亳迁隰,也只是王室之迁,居王又少,历史年代短,且当时商王朝正处在‘比九世乱’、‘蓝夷作寇’、‘仲丁伐蓝夷’的内忧外患和对外进行战争时期,其都的规模小亦是自然。因此,小双桥遗址有 15 万平方米的规模,应该是与隰都的历史实际相符”的。而邹衡先生却认为小双桥遗址的面积约 144 万平方米,“遗址的规模合于都城遗址”。笔者认为,同样是一个小双桥遗址,15 万平方米的规模“是与隰都的历史实际相符”的,144 万平方米的规模又是“合于都城遗址”的。讲遗址规模小有小的理由,讲遗址规模大有大的道理,反正怎么说,小双桥遗址都是仲丁所迁的隰都,这种论证方法,虽然方便,但使读者产生疑惑,无所适从,最终只能将人们的思想引向迷茫。因此,小双桥遗址为仲丁所迁隰都的真实性,需要重新考虑。

二、小双桥遗址的地理位置与文献中所见𪚩都基本相合问题

邹衡先生在《辑补》一文中，引用了数条文献记载，并认为“今小双桥遗址的位置与以上文献所记敖地地望是基本相合的，可见仲丁迁于𪚩（𪚩）的𪚩（𪚩）都就在此地”。然而，这些文献记载，也是持郑州商城为𪚩都说者所通常引用的，包括邹衡先生原先认为郑州商城为𪚩都时^[8]，亦用此文献。可见，这些文献记载，并不能确切证明小双桥遗址是仲丁所迁的𪚩都问题。特别是如《诗·小雅·车攻》篇中所说的：“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田车既好，四牡孔阜。东有甫草，驾言行狩。之子于苗，选徒𪚩𪚩。建旂设施，薄狩于敖。”《稽古篇》曰：“圃田泽在今开封府中牟县北七里，敖山在今开封府郑州河阴县西北二十里，计二地相去仅百余里，各举一名，以互见其所在。”从诗中可以看出，王室人员驾着马车去田猎，东面有圃田的一大片青草，这些田猎的人，驾着马车奔向敖山去打猎了。诗中將甫田与敖联系起来叙述，说明两者关系密切。而且，甫田和敖皆为地名，所指的范围较广，郑州商城的位置，适处在两者中间，因此，可以包括在商代的敖地范围之内。而敖山是打猎的场所，因此，商代的𪚩都应该在郑州商城。

三、关于小双桥遗址的年代问题

根据发掘简报说明，小双桥遗址遗存的年代，应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时期的较晚阶段——白家庄期。众所周知，白家庄期以白家庄遗址命名。白家庄遗址位于郑州商城东北角外，距商城约 100 米。1954 年发掘遗址和墓葬时，发现其遗物特征鲜明，属于二里岗上层的较晚阶段，故命名为郑州商文化白家庄期。既然小双桥遗址的主要遗存也属于白家庄期，则它与郑州商城的白家庄期遗存的时间，应该是相同的。决不可由于有小双桥遗址白家庄期遗存的发现，反而忽视了郑州商城本身原来就已经发现有更为重要的白家庄期遗存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只有进行通盘考察将两者所发现的白家庄期材料，作互相比较，才能得出何者更为重要，并由此推断仲丁所迁的𪚩都之所在，方为妥当。

四、将小双桥遗址的白家庄期遗存与郑州商城白家庄期遗存，作一对比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是白家庄遗址发现的白家庄期陶器，“器形硕大，庄重，陶胎厚实，颇有王室气派”^[1]（第 45 页）。发现的墓葬，其中的 C8M2、C8M3、C8M7 三座墓随葬有青铜器、玉器、玛瑙器、象牙器、绿松石和贝等珍贵实物。特别需要提出的是 C8M3，是郑州商文化中迄今发现有奴隶殉葬的唯一一座墓。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商城东南和西南面的内外城墙之间，发现三处青铜器窖藏坑^[9]。即：1974 年秋天，在郑州商城西城墙北段外侧约 300 米处，杜岭南街发现的一窖藏坑^[10]；1982 年夏天，在郑州商城东南角的外侧 54 米处，郑州市向阳回族食品厂发现的一窖藏坑^[11]；以及 1996 年春天，在商城西墙外南顺城街发现的一窖藏坑。其中，南顺城街发现的窖藏坑，

《中国文物报》1996 年 4 月 21 日头版头条以“商代王室重器在郑州重见天日，郑州商城西墙外发现青铜器窖藏坑，出土大方鼎等 12 件，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再次显示郑州商城王都气概”为题作了报导。该报道认为：“该窖藏坑的年代大致为商代二里岗上层二期，即白家庄期”；所“出土的 1 号、2 号鼎的形制特征与前两个青铜器窖藏坑内出土的大方鼎的形制、特征基本一致”^[12]。郑州商城这些国宝级的王室重器的发现，是商代中期其它遗址所不能比拟的。再看小双桥遗址，其主要的遗迹发现有夯土建筑基址、祭祀坑和青铜冶铸遗存等。主要遗物有青铜建筑构件 2 件（笔者按：这 2 件皆系采集品，非科学发掘品）、青铜簠、玉器、象牙器、原始瓷器和朱书陶文等。所发现的三处夯土建筑基址，大都残缺，且夯层不明显，夯窝稀疏，夯痕浅而不明显。至于进一步的建筑结构和布局，更未能了解清楚。根据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发现的夏、商夯土宫殿建筑基址的夯土分层明显，夯土夯打结实坚硬，夯窝明显密集等特征来看，小双桥遗址夯土建筑基址质量差，多被灰坑、灰沟和祭祀坑打破的情况表明，这不大可能是商代国王的宫殿和施政场所。有的祭祀坑如 H6、H9 的平面形状和坑壁结构不太规整，坑内包含物摆置又比较零乱，没有一定的规律，出土遗物的品种繁杂，时代又晚于夯土建筑基址，因此，不大可能是祭祀坑，而是丢弃杂物的垃圾坑。牛角坑发现有 7 个，其中如“仅出土一个牛角，不见陶器等遗物”^[12]的牛角坑，推测也不一定是祭祀坑。因为如果是王室举行的祭祀，仅用一只牛角，恐怕与其规格和档次都不相称。小双桥遗址的青铜冶铸遗存，皆发现在遗址的中心地区，即位在夯土建筑基址附近，甚至打破夯土建筑基址。与之相应，郑州商城发现的二处冶铜作坊遗址，都位在商城的城外：一处在北城墙外的紫荆山北，一处在南城墙外的南关外。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一处冶铜作坊遗址位在遗址的南面边缘地区。由此可以看出，小双桥遗址肯定不是商代的王都。因为作为商代手工业作坊之一的青铜冶铸遗存，是绝对不会出现在王都的统治中心的核心部位的宫殿区附近，甚至去打破宫殿建筑基址的。这是小双桥遗址非为商王仲丁𪚩都的又一强有力的证据。遗物方面，在小双桥遗址里出土的主要遗物，在郑州商城的白家庄期文化中，绝大多数也都有出土，而且有少数珍贵的遗物则为小双桥遗址所无，如玛瑙器和海贝等。更重要的是其中有些器物，如青铜容（礼）器、象牙器等，郑州商城中出土的都比小双桥遗址出土的器类和数量更多，器形更大，制作更为精美。至于在小双桥遗址中，发现有牛头、牛角和狗、猪、鹿、象的骨骼，可能与此地距邙山较近，畜牧饲养业和狩猎比较发达的缘故，不一定都是作祭品用的。因为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等其它夏商两代王都中，皆未发现和这完全相同的现象。与此情况可作为鲜明对比的是，在郑州商城内，可能为仲丁时亳社的夯土建筑基址附近发现的祭祀坑内，埋置有近百个残人头骨。而这些被杀害人的身份，很可能就是仲丁在征伐蓝夷战争当中，抓获的战俘。这与商代多见以俘虜作祭品的情況相合。在安阳殷墟西北岗大墓附近发现大批的祭祀坑就是典型的例子。

只要我们将小双桥遗址的情况与郑州商城的情况作一对比,孰轻孰重,何者更为重要,仲丁所迁的隩都应该在那里,答案就不言自明。

五、关于小双桥遗址与东夷文化的关系问题

陈、邹两位先生认为小双桥发现有一种岳石文化的石钺,而这种石钺在商代的其它王都内,特别是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商代重要的王都内都没有出土,因而将它与仲丁征伐蓝夷以及小双桥遗址是仲丁的隩都联系起来。笔者认为,仲丁曾经征伐蓝夷是一回事,小双桥遗址内发现有岳石文化的石钺,是否即为仲丁所迁的隩都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可将两者混为一谈。因为,一国的王都是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是全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汇集的中心地。如果这种极为普通的、笨拙的岳石文化的石钺,出现在堂堂商代的王都之内,那倒会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相反,由于有这种岳石文化的石钺存在于小双桥遗址内,恰好可以证明,小双桥遗址并非是仲丁所迁的隩都。陈、邹两位先生把这种岳石文化中的石钺当作是蓝夷人的一种作战武器的看法,也值得商讨。因为,这种石钺有三面刃,刃面是在两侧和下面,背上面无刃,有点类似现在掘土用的圆头铁钺。它上面无刃,将其视作战武器很不合理。众所周知,凡属锋刃武器,如镢和矛头之类,都是刃面朝上,即朝向外面的,这样才有利于刺杀迎面而来的敌人。而这种石钺的刃面在下,使用时刃面朝内对着自己,加上石钺体大而笨重,若再在钺身上部中央安上粗笨的木柄,如何与敌人作战?这是此种石器应该是生产用石钺,而不是作战武器的一项铁证。商代作战中早已经使用青铜武器,例如在小双桥遗址中,即已经发现有青铜镢、青铜刀,以及采集品在石佛乡岳岗村有饕鬄纹铜钺,在石佛乡境内有铜戈和铜刀等青铜武器。同样,到了岳石文化时期的蓝夷人,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蓝夷人尚使用部分石制武器,已不是当时先进的尖端武器,反之当属极为普通和落后的武器。试问仲丁怎可能把这些既普通又笨重的石钺作为战利品带回王都?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小双桥遗址发现的这些石钺大都已经残缺,这分明是在生产劳动的使用过程中被损坏的。如果这种石钺真是蓝夷人的作战武器的话,仲丁怎会不挑选些完整器,而将数十件大都已经残缺不全的武器,当作战利品带回王都来呢?这又是不好解释的。至于说这些残缺的石钺可能是一种祭祀用品,这就更难说了。因为仲丁为什么要把这些从敌方缴获得来的,既普通又笨重,又残缺不全的战利品石钺拿来用作祭品?祭祀的对象和目的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恐怕目前都是难以回答的。那么,应该如何来合理理解在小双桥遗址中出土数十件岳石文化的石钺呢?笔者认为,小双桥遗址很可能是仲丁在征伐蓝夷战争当中击败并俘虏过来的蓝夷战俘集中居住、生产和生活的地点,也是当时一处青铜冶铸和烧制陶器等手工业生产的场所。而这些蓝夷战俘才真正是仲丁从征伐蓝夷战争中带回来的战利品。因此,在小双桥遗址发现的这些岳石文化的掘土生产工具石钺,正是由这些蓝夷战俘们从其老家山东携带过来的。同时,还有可资为据的是在小双

桥遗址中出土有一部分黑皮和灰黑皮陶,陶胎为褐陶,多黄褐、红褐,亦有少量灰褐陶,其质疏松,且表皮易脱落。这些特征,显然是岳石文化的成分^[13]。应该说,在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只有蓝夷人集中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才会有蓝夷人使用的生活器皿的存在。而仲丁征伐蓝夷,是不可能将蓝夷人使用的陶器,作为战利品带回王都来的。那么,如何来认识出现在小双桥遗址中的一部分岳石文化的陶器呢?笔者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陶器可能是由集中居住、生活在小双桥遗址里的蓝夷战俘中的工匠,按照他们传统的生活习俗所烧制成的。此外,小双桥遗址还有可能是一处仲丁进行祭祀祖先和天地鬼神的场所。这可以从遗址中发现有高台夯土建筑基址、祭祀坑以及出土有礼乐器石磬等遗迹和遗物来得到证明。由于小双桥遗址的地理位置,东距郑州商城即隩都,北距黄河和敖山即邙山都不远。仲丁选择在此地,一方面便于商王室在这里开展祭祀活动,另一方面,也是便于对蓝夷战俘进行控制和监督。邹衡先生在《辑补》一文中认为郑州商城是商汤都亳,小双桥遗址是仲丁所迁的隩都,两地相距只有40里是合理的,并举出例子来加以说明。笔者认为,邹衡先生所列举的这些例子,都尚有可商讨的余地。就拿邹衡先生举出的“周武王自丰迁镐,只是越过了不宽的沔河”来说,就不太恰当。因为周武王从沔河以西的丰京,迁都到沔河以东的镐,两地相隔的距离,虽然不算太远,但武王从丰迁镐,目的是很明确的,即为了便于更有效地控制灭商以后,迅速扩大了东方地区。同理,仲丁迁都的目的是为了征伐蓝夷,蓝夷的位置是在郑州商城的东方,而郑州商城若是商汤的亳都,则仲丁迁都应该迁往郑州商城的东边去才合乎情理。无奈小双桥遗址的位置,是在郑州商城的西北面,而且相距只有40里。与征伐蓝夷正处在相反的方向,似乎仲丁在征伐蓝夷之前,是先从亳都往后撤退40里,迁到小双桥遗址,然后再往东方进军征伐蓝夷,这就不大好解释。在平坦的平原旷野,仅往后撤退40里地,对于战争能起多大的影响?对于防御来说能起多大的作用呢?这是问题的关键,是值得我们很好深思的。同时,让我们翻开商代的历史,自商汤从南亳迁到西亳(即偃师商城),河澠甲迁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每次迁都都在百里以上,由此推之,仲丁所迁的隩都,也不会例外。事实上,仲丁是从西面的偃师商城即西亳,往东方即更靠近蓝夷的方向,迁都到郑州商城即隩都去的。至于邹衡先生提出将商王朝仲丁的迁都与东周时期的晋、燕两小国相比,其不恰当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晋国和燕国都是小国,疆域本来就较小,因而它们的迁都,也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迁移,这是不言而喻的。将这两种不相同的情况拿来对比,不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相反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

总之,笔者认为,邹衡先生的《辑补》一文,将陈旭先生对小双桥遗址的认识归纳成为五点意见,并以此来证明小双桥遗址是仲丁所迁的隩都,而这五点意见,都还有值得商讨的余地。因此,目前要得出:“小双桥遗址是仲丁所迁的隩都,证据确凿,……是解决了商代历史上又一重大问题”的结论,为时尚早。笔者认为,对于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还是根据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实物资料,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

法,充分开展广泛深入的学术讨论,而不要急于先作结论。对于小双桥遗址是否为𪚩都的问题,事关重大,由于各种原因,到目前为止,有些重要问题,并未能真正完全搞清楚。还是等以后发现有更多更充足的新的实物资料,对它的情况了解得更加清楚明白以后,再来下结论为好。

[参 考 文 献]

[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考古发现与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J].华夏考古,1996,(3).

[3] 陈旭.商代𪚩都探寻[J].郑州大学学报,1992,(6).

[4] 邹衡.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𪚩(器)都说辑补[J].考古与文物,1998,(4).

[5] 方酉生.从郑州白家庄期商文化说到仲丁都𪚩[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5).

[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

的发掘[J].华夏考古,1996,(3).

[7] 陈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的年代和性质[J].中原文物,1995,(1).

[8] 邹衡.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J].考古学报,1956,(3).

[9] 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参考资料,1995,(10).

[10]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铜鼎[J].文物,1975,(6).

[1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郑州新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J].文物,1983,(3).

[12] 商代王室重器在郑州重见天日[N].中国文物报,1996-04-21.

[13]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泗水尹家城[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张琳)

On Whether King Zhongding’s Location
of His Capital Aodu(𪚩都) is at Xiaoshuangqiao(小双桥) Site

FANG You-s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FANG You-sheng (1934-),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New Stone Age and the history of the dynasties of Xia, Shang and Zhou.

Abstract This thesis disagrees with the view that Xiaoshuangqiao(小双桥) Site is of the capital of King Zhongding(仲丁), proposed by the article Some Supplemental Remarks Xiaoshuangqiao(小双桥) Site of the Shang Dynasty in Zhengzhou(郑州) was Aodu(𪚩都) Capital, and the five supporting reasons given in the article. The author thinks it is too early to draw that conclusion.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unearthe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he author discusses with these five opinions one by one, then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King Zhongding(仲丁) moved his capital Aodu(𪚩都) to Shangcheng(商城) City, Zhengzhou(郑州).

Key words Xiaoshuangqiao(小双桥) Site; Baijiazhuang(白家庄) Site; Baijiazhuang(白家庄) Period; Shangcheng(商城) City in Zhengzhou(郑州); King Zhongding’s(仲丁) Capital Aodu(𪚩都)